

37A

世纪美术文库



LIBRARY OF CENTURIES AR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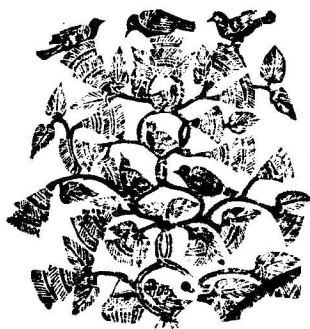
凡·高——一个孤独的天才

人民美术出版社

凡高：一个孤独的天才

〔法〕弗兰克·埃勒卡尔·著

范立新 平野 译



人民美術出版社

FRANK ELGAR
VAN GOGH
FERNAND HAZAN EDITEUR, PARIS

凡高：一个孤独的天才

〔法〕弗兰克·埃勒卡尔 著
范立新 平 野译

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

责任编辑：毛君炎
装帧设计：李秀玲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人民美术印刷厂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1989年12月 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ISBN7-102-00602-0/J.557

定价：1.90元

编者献辞

如果把人类的文化积累比作一片森林，美术就是其中一株茂密的大树，这套丛书充其量是一棵幼嫩的小芽。然而我们寄希望于她，希望从她身上闻到树脂的清香，触到生命的涌流，看到整个森林的影子。

这套丛书应该明显地记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年轮，她吮吸传统的养料，又努力寻找新的角度，以新的眼光去看待艺术。

这套丛书寻求大众化的风格。她力求深入浅出，自然流畅，用朴素的语言去讲那些深刻的道理，她好像一条清新的幽径，引读者走进艺术宫殿。

《世纪美术文库》编者

1988年元旦

世纪美术文库

主 编

刘玉山 陈允鹤 王靖宪

执行编辑

周林生 毛君炎 陈履生

本书文字包括两个部分：前面是弗兰克·埃勒卡尔(法国)撰写的凡高生平和作品评介，后一部分是凡高本人的书信摘录，书后并附画家的一部分代表性作品。

《世纪艺术文库》·新书目录

- 永恒之美：谈希腊艺术
血与火的文明——墨西哥古代雕刻艺术
非洲黑人艺术
巴洛克大师贝尼尼
华丽的罗可可艺术
象征主义艺术
观念·灵感·生活——亨利·摩尔自传
凡高：一个孤独的天才
近代法国雕塑三大家
西方近代艺术
我心爱的丝绸之路
雕塑的魅力
人·自然——中国艺术的自然意识
书法美探奥——论书法欣赏
台湾现代美术运动
元代画坛魁首：黄公望
赵孟頫《鹊华秋色图》
八大山人与法若真
清明上河图
中国山水画自然观的变化

温桑·凡高于1853年出生在荷兰北布拉邦特的格鲁特——宗德尔，而作为画家的温桑·凡高，1885年12月才真正诞生。这才是他那多产而短暂的一生的真正起点。因为仅仅在五年时间里，他就创作了大量的绘画作品。如果当时他没有得到一个突如其来的启示，今天人们无疑会把他当作一位描绘劳动、痛苦和不堪劳苦的工农民众的伟大画家和第一位荷兰印象派画实来颂扬。凡高享有“画家”这一称号，是为了摆脱自己内心深处的矛盾，为了在艺术领域里挽回他在生活上遭受的失败。他出生在一个新教徒和牧师的家庭。他有两个叔叔都是画商，这使凡高能够作为画店伙计初次踏进海牙的一家画店。实际上这家画店已被他的一个叔叔出让给了巴黎的古比尔画店。当时温桑16岁。四年以后，他的老板把他派往伦敦，在设在那里的英国分店工作。他在伦敦爱上了房东的女儿，并向她求婚，但遭到拒绝。变化无常的、神经质的和过分真诚的性格使他第一次尝到了失败痛苦。1875年他离开伦敦来到设在巴黎的古比尔本店供职。凡高很快就被卷进了以巴黎为中心的新思想浪潮中。他阅读所能看到的一切书

籍，参观美术馆，受到人道主义小说家和那些转向反映卑贱者的痛苦和不幸的画家们的影响。对于这个自学者，这个牧师的儿子，《圣经》成了他必不可少的兴奋剂。他听到了宗教的召唤。1876年，他请假离开了古比尔画店，回到了英国。他来到一位可尊敬的神甫身边工作，后来在一个卫理公会教徒的家里作教师。他想在矿工中谋得一个福音传教士的职位。“我感到自己被引向宗教。我要安慰那些穷苦人”；但他的请求被拒绝了。这年的圣诞节他回到埃登他父母的身边；他很快就开始和他们发生争吵。1877年1月21日至4月30日，他在多德雷赫特当书店的店员；然而他无法强迫自己适应一种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宗教的感召越来越吸引他，于是他便到阿姆斯特丹准备报考神学院。经过十四个月的艰苦努力，他不得不放弃了考试的念头回到家里。父亲一怒之下，在布鲁塞尔的传教士学校给他报了名。1878年十二月，还没等到毕业时的任命，温桑就来到了比利时的波里纳日，试图把这一贫穷地区的矿工们带到基督的身旁。他同样过着穷困的生活，睡在小木棚里的木板上。他分担工人痛苦，照顾病人，表现出了一个传教者强烈的虔诚和热忱；然而，他没有成功。那时的凡高生着一头红棕色头发，显得笨手笨脚，衣衫破旧，举止粗鲁，眼睛闪着

刺人的光芒。他的牺牲精神使人吃惊，过于严肃艰苦的生活使人不安。男人们不断地嘲笑他，孩子们惧怕他，至于那些女人们，有哪一个会爱上这个可怕的男子呢？1879年7月，上司辞退了他。这样，温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开始了。几个月里，生活上的贫困，精神上的忧郁、苦闷和沿街流浪的痛苦交相袭来。当时他的弟弟提奥正准备进巴黎的古比尔公司，温桑给他写了一封忧伤的信，并吐露了他从此以后献身绘画的决心。1880年10月他在布鲁塞尔钻研绘画并临摹米莱的作品。从1881年4月到12月，他在埃登和父母住了一个时期。从内心深处感到了一次新的失望。在表姐凯的劝说下，他离开这里在海牙定居下来。他的堂兄，画家毛威真诚地接待他，并给他出了很多好主意。1882年一月，他在街上认识了一个醉熏熏的妓女克里斯蒂娜。她相貌丑陋，已有身孕。他收留了她，他要在这个最不值得爱的女人身上倾注他所能够给予的全部爱。二十个月的努力终于使他领悟到个人的爱是无济于事的，只有人类和上帝的爱才会成功。从此以后，他用艺术来治愈他那被刺伤了自尊心。他的不幸也因为他的艺术追求而加深了。父亲反对他从事艺术活动，他们发生了争吵。他和毛威、伊兹拉亚斯也变得不能和睦相处。在海牙，学校里老师们的

讲课开始使他无法忍受。他终于在1883年12月回到父亲的牧师的住所。这次回到纳南，他潜心钻研绘画。他画的欧石南花、茅屋、织布工和农民的写生画流露出他那粗犷、低沉、忧伤的艺术风格。这在他画的《织布机》(1884)和他的第一张大油画《吃土豆者》(1885)中有所表现(图4)。种族的启示、环境的影响和杰作的熏陶都促使他坚持这种重实际和带有忧伤色彩的写实主义手法。那么，如何解释后来创作出的那些灿烂辉煌的作品呢？无论什么非凡天才的智慧都无法单独解释这一使西方画坛掀起狂涛巨澜的深刻转变。凡高究竟得到了什么启示？他精神上受到了什么冲击呢？

1885年11月，凡高住在安特卫普。那时他父亲刚去世。弟弟提奥给他寄来一些钱。以后的五年里，他们一直没有中断通信。在这个弗拉芒城市，他发现了鲁本斯的作品，同时也找到了生活的快乐。这时，他第一次见到日本版画，画上的色调使他欣喜若狂。他买来一些版画装饰房间，花几个钟头来欣赏、琢磨这些画。他模糊地感到自己还处于朦胧状态的追求，隐约发现了一个光明、均衡、给人以鼓舞的新世界。这时候他决定到巴黎去(1886年2月)。提奥友好地接待了他，并给他提供住处。在巴黎，印象派的绘画使凡高着了迷。他见到了毕沙罗、德加、高更和西涅克。

1886年6月，他报名进了科尔蒙工作室，与图卢兹——劳特累克和艾米尔·贝尔纳建立了友谊。贝尔纳当时十八岁，以后他和凡高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凡高拼命地工作，画巴黎的街道、肖像和花卉。他的几幅画(图2、10)和马奈、吉约曼、西涅克的作品一起在唐居伊老爹那里展出。那时弟弟已成为古比尔画店的经理，他鼓励并支持凡高。出于对日本版画的迷恋，他用油画临摹了安藤广重的《树》和《雨中的桥》。他惯用的色彩变得越发明亮，他甚至借用了印象派画家的点彩画法。象陈列在罗丹纪念馆的肖像画《唐居伊老爹》(1887)(图24)和《从凡高卧室看巴黎勒比克街》(1887)。在毕沙罗、莫奈、吉约曼的画里面，他重新看到了日本画家潇洒的笔法和鲜艳的色调。总之，法国印象派在这位荷兰画家的意识中留下一个深深的印记。强烈的好胜心驱使着他在巴黎居住的二十个月当中画了大约二百幅画。这期间创作是大量的，甚至是无节制的。几幅描绘室外景物的作品格外突出，其中有《节日的蒙马特尔街》(1887)，《美人鱼餐厅》(1887)，《蒙马特尔的园子》(1887)(图31)，另有一些静物画和一组自画像也很出色。如《黄皮书(巴黎小说)》。他最后画了二十三幅自画像，其中有一幅画的是他的自画像放在画架上。这个创作阶段就这样结束了。

然而，1887年的冬天对他来说是十分严峻的。阴沉的天空，昏暗的街道，忧郁凄凉的首都，这些都使他无法忍受。巴黎的画家们不能教给凡高比他们那里所学到的更多的东西。他与他们接触当中得来的青春活力已经消散了。他需要光和热来温暖他那冰冷的心，来挑起他创作的欲望。他听从了图卢兹——劳特累克的建议，于1888年2月20日前往阿尔市。美丽的阿尔女子，驻防的朱阿夫士兵，喝苦艾酒的人们和缀满花朵的果园，普罗旺斯的一切都使他赞叹不已。他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曾写道：“这就是东方啊！”在三十五岁的时候，他尝到了快乐。他有着非凡的才能和高昂的创作激情，他用芦苇笔画素描，他的画平衡、准确，几乎是客观的。终于，他发现了清晰的轮廓，没有阴影的光线；发现了明亮、鲜艳、仿佛连续发出劈劈啪啦爆裂声的纯色——朱红，普蓝，翡翠绿和象征太阳的深黄。他丢掉了印象派的花哨，抛弃了分色主义的笔法、分割的构图和细微变化的色调。他画的线刚劲、准确、锋锐，能抓住对象的内部结构。十五个月里，他画了近二百幅画，同一题材画三、四幅变体画，有时甚至五幅。如《安格罗瓦桥》(图27)、《科奥平原》、《向日葵》(封面)、《咖啡馆之夜》(封底上)、《阿尔女郎(吉诺夫人)》(图10)、《邮递员鲁兰》(图9)、《鲁

兰夫人》和他们的儿子《阿尔蒙·鲁兰》。在圣玛丽德拉梅尔短暂逗留期间，凡高画了一些素描、水彩画和油画，较重要的有他那儿幅《海滩上的船》和两幅《海洋风景》。最后还有那张惊人的佳作《阿尔的卧室》(1888年10月)(图17)。后来，他在圣雷米又画了一幅十分相似的作品作留念。

然而，他的物质生活是最无保障的。他吃不饱饭，一张画也卖不出去。幻觉和神经质发作不断折磨着他，并使他变得呆滞。想死的念头纠缠着他。他好象预感到死神将要来临。他发疯似地拼命工作，这种狂热状态把他从绝望中拯救出来。他的灵魂燃烧着。他的血中流着重灿灿的光。他处在“宇宙聚变的中心”，这种聚变既可使物质蜕化，也可耗尽他的精力。神经质的发作变得越来越频繁。他设想组成一个艺术家的群体，后来他称之为“南方工作室”。在那里由一些艺术家小组共同进行创作。1888年10月底，高更响应了他的号召。这使得凡高重新振作起来。然而激烈的辩论很快就破坏了两个不同性格人的关系。在圣诞节晚上的一场毫无意义的争吵中，凡高把杯子摔到高更的脸上。第二天，高更正在街上走着，忽听背后有急促的脚步声。他转过身，发现是凡高，手里握着一把剃刀。看到高更坚定的目光，凡高站住了，然后逃回卧室，一刀割下了自己耳朵。

他把割下的耳朵用手绢包好，来到妓院，把它送给了一位妓女。在医院住了两个星期以后，他回到家里，画出了那幅惊人的杰作《割掉耳朵后的自画像》(1889年1月)(图29)。可是他的幻觉时常发作。邻居们写信请求把他关起来。他那可憎的相貌、多疑的性格和接连不断的冲动，引起了人们的反感。他使人害怕。大家把他当作一个疯子。所以从没有人多花心思去分析他的病，也从没有人宽容他对人们的敌视。更没有人理智地、清醒地谈论他的艺术。他被送进医院。在巴黎，提奥就要结婚了，他忧心忡忡地请画家西涅克去探望哥哥。3月24日，西涅克和凡高待了一整天。尽管时常发病，凡高还是不停地写，不停地画，不停的看书。1889年5月3日，他感到病情过重，自己请求进了圣雷米的疯人院。

阿尔时期结束了。这个时期在他一生中即使不是最有创新的，也可以说是最多产的。他住在疯人院的一年时间里，又画了一百五十幅油画和几百幅素描。他工作起来象着了魔。他三次病情发作造成的身体上的虚弱使他痛苦不堪，不得不中断了艰苦的工作。秋天，他创作了《金黄色的麦子》、《星夜》(图11)、《疯人院的庭院》和几幅肖像，其中有《圣保罗疯人院的看护长》。但画得最多的还是那些狂热的、充满激情的风景画：旋

转的太阳，被高温扭曲的柏树和油橄榄树。从前那种明亮的色彩消失了，黄色变成铜色，蓝色变得暗淡了，朱红变成了褐色；相反，画中的节奏却越发疯狂：旋风般的曲线，支离破碎的形体，地平线上的景物逐渐消失在一片狂乱的线条和色彩当中。这时他画中所表现的仿佛是在幻想造成的眩晕状态中见到的景象。他点燃的火在自己的头颅里蔓延。失败的情绪压垮了他。难道他的作品比不上他所景仰的大师们的作品吗？这种想法使他惧怕。1890年2月，提奥把儿子出生的消息告诉了他，孩子和凡高一样，也取名叫温桑。弟弟提奥是慷慨的，宽宏大量的。很长一段时间，凡高在生活上一直依靠他帮助；凡高是潦倒的画家，是个一幅画也卖不出的画家。可是，评论家奥里叶恰好在《法兰西信使》上发表了第一篇赞赏凡高作品的文章。这种敬意仅给他带来一点点微小的安慰。他感到了自己的病，感到自己衰竭了。提奥一直放心不下，他请加歇医生在奥维尔监护他，这样，凡高于1890年5月16日动身去巴黎时，就在奥维尔住下了。加歇医生给他治病，亲昵地待他，为他当模特。这时凡高又开始作画了。他画了最后幅一自画像，现藏“网球场美术馆”。还画了《奥维尔的教堂》（网球场美术馆）、《七月十四日，奥维尔镇政府》、《拉沃小姐像》和《加

歌医生像》(网球场美术馆)(图7); 其他的作品画得很糟, 他的才华已不再由他支配, 技巧也变得拙劣了。凡高害怕再一次发病。一种无法形容的忧郁笼罩着他。他的手变得不听使唤了。他身上的病魔更加凶残, 处在这种境地难道还要继续工作吗? 何必硬挺着呢? 这是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 凡高偷偷地走出了自己在拉沃的住所。他朝一片成熟的麦田走去。几天以前也是在那儿, 他画了那幅著名的《麦田和乌鸦》(图18)。这里的村庄荒凉冷落。他来他一个庄院跟前, 站住了。这里空无一人! 他进了院子, 躲在一个肥料堆后面, 对准自己的胸膛开了一枪。他挣扎着回到旅馆里, 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 象一头受伤的动物躺在那里。两天后他死去了, 死在赶到床边来陪伴他的提奥面前。死时37岁零4个月。

动荡、痛苦、悲惨, 这就是他的一生。他的痛苦是由精神病和癫痫引起的, 这样说并非不准确, 和罗梭、波德莱尔一样, 凡高强烈地感到自己的存在是个失败, 自己倍受生存之苦。他总是那么焦虑不安。他想尽了办法, 借助于宗教, 艺术和人道思想来抵御这种焦虑。无情的病魔对他威胁越大, 他把自己奉献给绘画的激情就越高。艺术已使他从自我中超脱出来。他能够战胜病体, 至少可以不去多想它。然而, 就是这个不断与社

会，与自身发生冲突的人，一个我行我素的，着了魔的高血压患者，却创作出了非凡的、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作品。疯狂造就了他，也启发了他。但他的艺术决不是一个疯子的艺术。尽管他全身心都投入到绘画中去，但他从没有否认对失去内心的平衡、协调和理智而感到的明显的担心。他想办法弥补这些缺陷，甚至从失败中汲取一定的力量来克服软弱，以求在创作中生存。这个人本来会被精神上的错乱毁掉，但他战胜了由于戒规、工作和思考带来的越来越严重的软弱无力。就在他完全失去勇气的时候，依然保留着对纯真与和谐的热爱。他追求形和色的统一，试图把世界变得严密而深奥。他为自己制定了一套绝对可靠的标准和原则，以实现他依靠敏锐的洞察力所预见到的艺术理想。他的每一幅作品都是一个思想、一个决心和一个与其说是平静的愿望，不如说是刻意追求极度紧张和怪异的欲念所结成的果实。他想得到什么呢？“某种宁静的、令人兴奋的、写实的，却是用感情描绘出来的东西；某种短暂的、概括的、简洁的、浓缩的，充满静谧的、极和谐的东西，象音乐一样令人快慰”。他为自己选择的戒律终于制服了狂热、昏乱和冲动。凡高的绘画绝非疯子所能创作出来的，而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艺术家的艺术；一个强者，一个坚毅